



主办单位: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
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
承办单位: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文体旅局
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
协办单位:泉州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



扫描二维码
阅读诗会作品



天后宫全景(陈起拓 摄)

在天后的明眸里不朽

□王柏霜

八百年天后宫安放天后端庄慈爱的面容
透过敞开的山门
将宋元以来的光阴置于她的明眸之下
她见过百年尘烟,得过封赏
但她更愿意看护黎民苍生,庇护
沧桑人间。她不辞辛劳,漂洋过海
恩荫两岸,从汹涌的波浪里
挽救无数即将消殒的生灵,免于涂炭

天后宫静静伫立在昏晨之间
像一位坚定的守护者
闻听石板路传来的古韵和开元寺的钟声
看顾东西塔时辰不同的倒影
欣赏弘一法师写下的悲欣交集
满街信徒从门前经过,消失了又回来
天后供奉前的长明灯彻夜长明

当金色的黄昏笼罩古城

天后宫的肃穆像悠长南音溢满大街小巷
天后慷慨而慈悲
她守万民、度苦厄、行善举,堪比观音
世人敬仰于她好生之德
因为她也曾是血肉之躯,也享人间烟火
因此在她的诞辰
人们挑灯提烛,焚香鸣炮
鲜衣怒马,拍胸起舞,火鼎公婆齐上阵
为她庆生,为她祝福
她不仅是信仰
她是遥远而苍茫大海中的一座灯塔

被世道加持的天后宫早已闻名于世
它与这座古城仿佛订立相伴相生的契约
互相成就时光凝结的不朽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
散见于《诗歌月刊》《福建文学》等)



路遥而不坠其志,行
远而不改初衷,登高而不
忘俯仰。

食事

甜 粿

□潘慧彬

在闽南的美食星河里,甜粿宛如一颗温
润明珠,散发着迷人的光泽,承载着闽南人
对传统节日的深深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无
限期许。它以软糯香甜的口感,成为餐桌
上一道独特的风景。

甜粿的制作过程,是一场传统与匠心的
交融,饱含着闽南人对美食的执着与热爱。
选用优质的糯米,这是甜粿口感软糯的关
键。将糯米洗净后,用清水浸泡数小时,让
米粒充分吸收水分,变得饱满而柔软。过
去,人们常常使用石磨,慢悠悠地将糯米
研磨成浆,每一圈的转动,都仿佛在诉说
着岁月的故事。米浆研磨好后,需进行沉
淀,去除多余的水分,得到更为浓稠的米
糊。

接下来,便是制作甜粿的关键环节——
熬糖。将白砂糖倒入锅中,加入适量清水,
用小火慢慢熬煮。随着温度升高,糖逐渐
融化,糖水开始冒泡,颜色也从透明逐渐
变为金黄。熬糖的过程需要极大的耐心,
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火大了,糖会焦,
影响口感;火小了,糖的颜色和甜度又达
不到要求。当糖液熬至浓稠,呈现出诱人
的琥珀色时,便大功告成。

将熬好的糖液倒入米糊中,搅拌均匀,
让米糊充分吸收糖液的香甜。此时,米糊
的颜色变得金黄,香气也愈发浓郁。为了
增添甜粿的风味,还可以加入少许食用碱,
这不仅能让甜粿的色泽更鲜艳,还能使其
口感更加软糯。

搅拌均匀的米糊被倒入特制的蒸笼中,
蒸笼底部铺上一层纱布,防止甜粿粘连。
将蒸笼放入大锅中,用旺火蒸。蒸制的时
间较长,需要数小时,这期间,甜粿的香
气逐渐弥漫开来,整个屋子都沉浸在这甜
蜜的气息中。

经过长时间的蒸煮,终于大功告成。刚
出锅的甜粿色泽金黄,表面油亮光滑,散
发着诱人的光芒。它们热气腾腾,香气扑
鼻,让人垂涎欲滴。待甜粿冷却后,切成
大小均匀的块状,便可以享用了。

品尝甜粿,是一种细腻而美妙的享受。
轻轻咬上一口,首先感受到的是它的软糯,
那细腻的口感,如同云朵般在舌尖散开。
紧接着,浓郁的米香和香甜的糖味相互交
融,在口中缓缓散开,甜味恰到好处,不
腻不燥,让人回味无穷。甜粿可以直接食
用,品尝它最原始的香甜;也可以切成薄
片,在蛋液里打个滚,再放入锅中油煎,煎
至表面金黄酥脆,此时的甜粿,口感更加丰
富。

在闽南,每逢佳节或喜庆事宜,家家户
户会准备甜粿,它也是走亲访友时的伴手
礼,传递着甜蜜与祝福。

对于游子来说,甜粿是家乡的味道,是
乡愁的寄托。无论走到哪里,心中始终惦
记着那一份软糯香甜的甜粿。那是儿时
与家人一起制作甜粿的欢乐时光,是成长
岁月里的温暖陪伴。每当回忆起家乡,甜
粿的味道便会在心中弥漫开来。



咏 荷

● 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
——唐·王昌龄《采莲曲》

● 下有并根藕,上有并头莲。
——魏晋·佚名《青阳渡》

● 生来不得东风力,终作薰风第一花。
——元·何中《荷花》

● 四面垂杨十里荷,问云何处最花多。
——宋·苏轼《浣溪沙·荷花》

● 荷花娇欲语,愁杀荡舟人。
——唐·李白《渌水曲》

● 碧干濯清涟,亭亭净芙蓉。
——清·丁廷娘《荷花》



“种树皆待春,春至难久留。”幼时读孟
郊此句,只觉是文人笔下的喟叹,直到看见
母亲抚摸着核桃树皴裂的树皮,才惊觉一
棵树与一个人的生命竟能如此紧密相连。
那几棵亭亭如盖的核桃树,是母亲亲手种
下的生命印记,每一道年轮里,都藏着岁月
无法稀释的温柔。

母亲总说,她与核桃树的缘分始于“一
捧带着体温的种子”。出嫁那年,她从娘家
揣来十几颗饱满的核桃,在新家院角刨开
湿润的泥土。那时的她,眼里盛着新嫁娘
的憧憬,也含着对未来的忐忑。掌心的核
桃悄然沉入土地,仿佛埋下一串等待发芽
的梦。

核桃树

□刘 衍

核桃树抽枝展叶的日子,母亲总爱站
在树下凝望。晨光为她的影子镀上金边,
也为嫩绿的新芽洒下碎钻般的光斑。她
用竹竿轻轻挑开纠缠的枝条,如同梳理女
儿的发丝。她教会我辨认叶片的脉络,告
诉我每片新叶都是写给天空的情书。

待核桃树结出第一颗果实,母亲的喜
悦溢于言表。她搬来木梯,踮着脚将青
核桃小心摘下,粗糙的手掌上蹭满青涩的
汁液。“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
金。”她用粗糙碗盛着刚砸出的核桃仁,
琥珀色的果仁泛着油光,咬一口,先是微
苦,继而回甘。母亲笑着看我龇牙咧嘴的
模样,那时我

尚不知,核桃里藏着她半生的苦涩与甘
甜。

岁月在核桃树的年轮里缓缓流淌。农
忙时节,母亲在树下支起石磨,将晾晒好
的核桃磨成粉。“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
儿女各当家。”石磨转动的吱呀声里,她
的身影与树影重叠,汗水顺着鬓角滑落,
她始终哼着轻快的小调。那些核桃粉被
她做成酥饼、煮成甜羹,成为我们兄妹记
忆里最温暖的味道。

冬天,核桃树褪去华装,只剩下嶙峋
的枝干在风中坚守。母亲裹着粗布棉袄,
用麻绳仔仔细细缠绕树干,像是为树披
上过冬的棉衣。她固执地将最后一把粮

撒在树下——那是留给过冬鸟儿的口粮。
树影婆娑间,她与核桃树仿佛达成某种
默契,共同守护着小院的安宁。

如今,母亲的腰背不再挺拔,核桃树
却愈发苍劲。每当我抚摸着树干上交错
的纹路,仿佛触到母亲掌心的老茧。那些
年在树下度过的清晨黄昏,在时光里发
酵成醇厚的酒,醉了岁月,也醉了人心。
这几棵亲手栽种的核桃树,早已不是寻
常草木,而是母亲用半生光阴书写的情
诗,每一片飘落的叶子,都是她写给人
间最动人的絮语。

与萤火虫邂逅

□杨清辉

记忆中的夏夜,总是伴随着璀璨的星
空与漫天飞舞的萤火虫。那时的我们,如
同被大自然呵护的宠儿,无忧无虑地在
田野间奔跑嬉戏。

萤火虫成了我们亲密的伙伴。它们轻
盈地在空中舞动,犹如夜空中游动的星
辰,不仅照亮了我们的童年,也点燃了心
中那份最纯粹的梦想。正是这些奇妙的
生灵,让夜色里的乡村不再单调,让孤独
的夜晚变得温馨。

那时的小溪边、草丛中,萤火虫的踪
迹随处可见。它们时而高飞,时而低旋,
仿佛在演绎着无声的舞蹈,每一个动作
都洋溢着诗意与韵律。我和小伙伴们总
是迫不及待地追

逐着这些微小而明亮的光点,轻轻合拢
双手试图捕捉,想要将那份微弱却坚定
的光芒留在掌心。有时,我们也会将捕
捉到的萤火虫放入透明的玻璃瓶内,看
着它们的腹部发出明暗交替的光芒。但
遗憾的是,这些萤火虫往往在我们无知
的喜悦中失去了生命。之后才明白,有
些美,只适合静静欣赏,它们属于自然,
并不属于任何一个人。

“萤火虫,夜夜飞……”醉人的童谣
曾在无数个夜晚回荡,成为我们心中最
美的旋律。

不知何时起,那些熟悉的景象,那些
带着灯笼的精灵,似乎逐渐远离了我们的
生活。萤火虫飞舞的夜,尘封在

记忆深处,成为一段无法触及的童话。

然而,就在前不久的夏夜,萤火虫奇
迹般地再次飞入我的世界。它们如同穿
越时空的使者,带着久违的温暖与美好。
那一刻,我仿佛置身于童年的梦境之中,
所有的烦恼与忧愁都随风而去,只剩下
纯粹的喜悦与感动。

站在草地上,仰望被萤火虫点缀的
夜空。每一只萤火虫都像是一盏小小
的灯笼,散发着柔和而温暖的光芒。它
们在空中自由飞翔,仿佛在诉说着关
于生命、希望与梦想的故事。我闭上
眼睛,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青草
和泥土交织的气息,那是大自然最真
挚的馈赠。



在萤火虫照亮的草地上,我找到了
久违的宁静与平和。伸出手,轻轻触
碰着那点点荧光,我开始相信,每一个
微小的努力都能化作照亮黑暗的勇气。
就像这些萤火虫,虽然它们的光芒微
不足道,但当它们汇聚在一起时,就能
点亮夜空。

此刻的我,已不再是那个追逐萤火
的孩童,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从未改变。夜色里的萤火虫,已然成
为我心中最亮的星,指引着我追逐那
份属于自己的梦想与幸福。

八仙桌

□曾剑青

八仙桌方方正正地立于堂前,其木质
沉厚,纹理如老人额上的皱纹,天然带
着一股肃穆之气。桌面四边,各可坐二
人,共容八位,故而得“八仙”之名。那
木头究竟是何品种,已无从考究,只是
是上好的料子,抗虫防腐,经年累月,
依旧完好无损。桌面四角微微上翘,
恰似永远含着笑意,又仿佛随时准备
托起一家的悲欢离合。

三餐茶饭,皆在这八仙桌上铺展开来。
晨起,一碗稀粥,几碟小菜,开启新一
天;午间,或是青菜萝卜,清清爽爽;晚
间,也许会有芹菜炒肉,香气四溢,白
米饭冒着腾腾热气。一家老小围坐桌
旁,碗筷相碰,其声铿然。孩子们你
争我夺,为了一口美食争得面红耳赤;
大人在一旁轻声训斥,试图维持秩序;
老人偶尔咳嗽几声,提醒着大家用餐
的节奏。八仙桌不言不语,只是默默承
受着碗底的油渍与饭粒掉落,任由它在
木纹

里留下岁月的印记,默默记录着一家
人的日常点滴。

红白喜事,更离不开八仙桌。男子成
婚之时,阿舅端坐上位,那位置正对大
门,最为尊贵。新娘过门,会向围坐桌
边的夫家亲朋行礼,寓意着从此融入这
个家庭;宾客祝贺,也皆先向此桌敬酒,
以表敬意。桌面上摆着红枣、花生,寓
意“早生贵子”,寄托着人们对新人的
美好祝愿。桌腿上绑着红布条,微风拂
过,红布条随风飘动,宛如许多小旗在
欢呼雀跃,为喜事增添了几分热闹与喜
庆。喜事结束后,主人家必定会用湿布
细细擦拭桌面,连木缝里的糕点屑也一
剔净,仿佛对待一位劳苦功高者,充满
了感激与敬重。

八仙桌,还是学童的课桌。放学归
来,孩子们将书本、纸笔摊开在桌面上,
木纹成了算术格的底衬,为学习增添

了几分趣味。墨汁偶尔溅落,立刻会被
大人呵斥着擦去,生怕弄脏了这承载着
知识与希望的桌面。桌面宽阔,手臂舒
展得开,孩子们写字,也格外端正。冬
夜灯下,呵气成霜,唯有八仙桌的木质
传来些许暖意,像是要焐热那些稚嫩
的笔画,陪伴着孩子们度过一个个夜
晚,见证着他们的成长与进步。

邻里喜,也常来借八仙桌。主人在
桌底用毛笔小楷写上“某村某家”,以
防错认。八仙桌出借,如同出嫁一般,
必披红挂彩,以示郑重。归来时,又须
完璧归赵,丝毫不能有损。某次,张家
的桌子被李家的孩子刻了道痕,两家
竟因此生了嫌隙,可见八仙桌在人们
心中的分量之重。它不仅是一件家具,
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承载着邻里之
间的情谊与信任。

后来,新式家具如雨后春笋般涌
现,八仙桌渐渐退居墙角,除



夕夜,它依然被郑重地请出来,摆上丰
盛的年夜饭,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共享
天伦之乐。老人做寿时,八仙桌仍被
摆上寿桃……木头老了,四条腿却始
终不晃不摇,坚守着自己的岗位,默默
守护着这个家。

如今回想,那八仙桌何尝不是一方凝
聚乡情的见证?

饮食、婚嫁、课读,人之一生的大事
小情,在桌上搬演。现代的餐桌转盘转
得飞快,人们追求着便捷与时尚,可还
有谁记得,在那一张小小的八仙桌上,
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与文化内
涵,它教人懂得尊卑长幼,使人明白万
物有灵。

每当看到八仙桌,心中便会涌起一股
暖意,仿佛听到碗筷摆放的叮当声,嗅
到全家围坐时的饭菜香。

我为父亲修脚

□吴玫红

思念总是猝不及防,那天晚上我泡着
脚,突然就忆起了多年前帮父亲修脚
的情景。就在同样的地方,我坐在同一
张小凳子上,为父亲洗脚修脚。

那是父母第一次到我家小住的事了。
我看到母亲握着一把大剪刀帮父亲
修脚趾甲,我问怎么不用指甲刀呢?她
说:“用剪刀都剪不了,还指甲刀呢!”
我一看愣住了,父亲的大脚趾甲又长
又厚,我接过剪刀用力剪下去,纹丝未
动。我说先用热水泡脚再剪吧。

我端着温热的洗脚水,搬了张小凳子
坐到父亲对面。父亲慌忙摆手说:“我
自己泡就行。”我说:“你自己要说的话,
怎么会指甲长成这样?”不由分说地
伸出手帮父亲洗脚。母亲说父亲肚子
太大了,弯不下

身子去剪脚趾甲,一辈子好强,也不
让她知道,鞋子都踩着脚跟穿,直到有
一天要去赴朋友的喜宴,怎么努力也穿
不上鞋,她才发现的。

父亲像做错事的孩子,眼神躲闪,浑
身不自在,双手紧紧抓着凳子边缘,双
脚不自觉地往回缩,身体绷得僵硬。我
抓住父亲缩回的水里摩挲着,那脚粗
糙干裂,像老树皮一样,硌疼了我的手,
而我的心更疼。我第一次意识到无所
不能的父亲也会弯不下腰,也需要被
照顾。

端洗脚水,我将小凳子挪了挪,把父
亲的一只脚放在我的双腿上,帮他修
脚。母亲毕竟年纪大了且近视厉害,怕
剪到肉。我和母亲一样近视却一直没
配眼镜,我只好低下头,将父亲的脚
捧到眼前,鼻子几乎

贴到脚上了,小心翼翼剪指甲。

父亲说随便剪一下就行了,不用那么
认真。我说这可不是你的风格,从小
你就要求我们做什么都要认真仔细。
说完我鼻子一酸,眼眶湿了。两个大
脚趾的指甲因长期弯曲,早已变得又
硬又厚,剪刀剪下去只留下一道白印,
仍然剪不下来。我说以后天天泡脚,
过几天再试试。从那之后,每天父亲
洗澡完我就帮他泡脚,父亲一开始是
推辞、抗拒、不安的,后来在我的坚
持下,他逐渐接受。十多天后,父亲
大脚趾甲突出的部分终于被我剪下来
了,我仍每天为他泡脚,将对他的爱、
感恩和亏欠通过温热的水、轻柔的按
摩和仔细地搓洗表达出来。

送父母回家时,我嘱咐弟弟要为父

修脚。每次回娘家,我会检查一下父
亲是否需要修脚,有时间的话就帮他
泡脚。

不久父母生病了,我每天过去照顾
他们,帮他们洗澡修指甲。最后一次
为父亲修指甲,或许是灯光不够亮,或
许是泪水模糊了双眼,或许是我心慌
意乱,竟然将他脚趾甲上的肉剪了
一丁点下来,血珠涌出来时,他下意识
地缩了脚。我惊恐地问很疼吧,父亲却
一直说:“不疼,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

五天后父亲离开了我们,脚上的伤
口刚刚结痂,疤痕微微隆起,像个极小
的月牙。我用颤抖的手抚摸着那个小
月牙,连同父亲的体温,一起刻进脑海
里。那小月牙不是伤口,是我刻在父
亲身上的印记,在时光里闪着温润的
光。



背 影

我端来温热的洗脚水,搬了张小凳子
坐到父亲对面。父亲慌忙摆手说:“我
自己泡就行。”我说:“你自己要说的话,
怎么会指甲长成这样?”不由分说地
伸出手帮父亲洗脚。母亲说父亲肚子
太大了,弯不下